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二十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䟽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

註知之所無柰何者命表事也

䟽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脩短及貧富貴賤愚智窮通一毫已上

○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於分外為己事務也一生命之所鍾者皆智慮之所無柰之何也

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註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

疏物者謂資貨衣食旦夕所須夫順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衞不足者世有之

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註守形太甚故生亡也

疏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註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懐於其間

疏生死去來委之造物妙達斯原故無所惡

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

註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疏夫壽夭去來非己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貪多資貨厚養其身妄謂足以存生深可悲歎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註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疏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足以存生

則世奚足爲哉

註莫若放而任之

䟽夫馳逐物境本爲資生生既非養所存故知世間物務何足爲也

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註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䟽分外之事不足爲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爲也夫目見耳聽足行心知者稟之性理雖爲無爲故不務免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註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疏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爲養形者無過棄却世間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無憂累則合於正眞平等之道平正則冥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玄妙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註所以遺棄之

疏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遺

忘故棄世事則形逸而不勞遺生涯則神凝而不損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註俱不爲也

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復本還原形神全固故與玄天之德為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註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

疏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與天地合

德者群生之父母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註所在皆成無常處

疏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反於未生之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註與化俱也

疏移者遷轉之謂也夫不勞於形不虧其精者故能隨變任化而與物俱遷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註還輔其自然也
疏相助也夫遣之又遣乃曰精之又精是以反本還元輔於自然之道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註其心虛故能御群實
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二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眞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詢之也窒塞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燿潛伏行世混跡

同塵不爲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
本亦作空字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註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
䟽冥於寒暑故不能災一於高卑故心不
恐懼
請問何以至於此
䟽總結前問意也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䟽夫不爲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

氣養於恬澹之心而致之也非關運役心
智分别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
列居予語汝
疏命禦寇令復坐我告汝至言也
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註唯無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註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疏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為物也二彼
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是聲

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絕視絕聽者故能
超貌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註常遊於極
疏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
化故能變化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
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註夫至極者非物所制
疏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

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正而控馭焉故
當獨往獨來出没自在秉正御辯於何待
焉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註止於所受之命
疏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澹其度量
宏博終不滯於世間
而藏乎無端之紀
註寘然與變化日新
疏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用比混沌

而爲紀綱故聖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註終始者物之極

䟽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是造化物固以終始爲造化也而聖人於任乎自然之境𢿙遊乎造化之場

壹其性

註飾則二矣

䟽率性而動故不二也

養其氣

註不以心使之

疏吐納虛衷故愛養元氣

合其德

註不以物離性

疏抱一不離故常與玄德冥合也

以通乎物之所造

註萬物皆造於自爾

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亦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疏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曾無間郤故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

疏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況聖人任獨無

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乘車忽然顛墜須復困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凝全既而乘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遻於外物而情無慴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註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

而況得全於天乎

疏彼之醉人因於困酒猶得暫時凝淡不為物傷而況德全聖人冥於自然之道者

乎物莫之傷故其宜矣
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註不關性分之外故曰藏
䟽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光塞智於自然之境故物莫之傷矣
復讎者不折鏌干
註夫干將鏌鋣雖與讎爲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
䟽此第二諭也干將鏌鋣並古之良劍雖用劍殺害因以結讎而報讎之人終不瞋

怒此劍而折之也其爲無心故物莫之害也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註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疏飄落之瓦偶爾傷人雖忮逆褊心之夫終不怨恨爲瓦是無心之物此第三諭也

是以天下平均

註凡不平者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

註無情之道大矣

疏夫海内清平遐荒静息野無攻戰之亂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由此無爲之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註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

疏郭註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

開天者德生
註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
註知用者從感而求勌而不已斯賊生也
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智
御世爲害極深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
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註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智自照

○於物斯不忽人者也

民幾乎以其眞

註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䟽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用而人天無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眞蒼生無僞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䟽痀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取蟬也掇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籟之中遇老公以竿

承蜩如俛拾地芥一無遺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疏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答云有道也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註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閒也

疏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蜩時經半歲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註所失愈多
䟽時節猶久累丸微多所承之蜩十失其一也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註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䟽累五丸於竿頭一無墜落停審之意遂到於斯是以承蜩蟬猶如俛拾
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註不動之至
䟽拘謂斫殘枯樹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

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疏二儀極大萬物甚多而運智用心唯在蜩翼蜩翼之外無他緣慮也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註遺彼故得此

疏反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内心凝靜萬物雖衆不奪蜩翼之知是以事同拾芥何

爲不得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䟽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丸承蜩妙疑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痀僂丈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䟽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桮因以爲名在宋國也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捉也顏田嘗

經行李濟渡斯淵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
其便僻機巧妙若神鬼顏回怪之故問夫
子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
註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疏顏回問可學答曰好遊涉者數習則能
夫物雖禀之自然亦有習以成性者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註没人謂能鶩没於水底
疏註云謂鶩没水底鶩鴨子也謂津人便

水沒入水下猶如鴨鳥沒水因而捉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者數能忘水也

註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疏好遊於水數習故能心無忌憚忘水者

也

若乃夫沒人之未甞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註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

退於坂也

疏好水數遊習以成性遂使顧視淵渾猶如陵陸假令舟之顛覆亦如車之却退於阪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註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

疏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關懷抱旣不忘水豈復勞心

惡往而不暇

註所遇皆閒暇也

跡率性操舟任眞遊水心無矜係何往不
閑豈唯操舟學道亦爾但能忘遺即是達
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
註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疏注射也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旣心
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鉤帶賭者以其物
稍貴恐不中埻故心生怖懼而不著也用
黃金賭者旣是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
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忘遺故若

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矜之則拙忘
之則巧勗諸學者幸志之焉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
拙
註夫欲養生全内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䟽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爲重於外物故
心有所矜只爲貴重黄金故内心昏拙豈
唯在射萬事亦然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
註學生者務中適

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

䟽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腎懷道者也周公之胤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威也素聞祝腎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遊學未知何所聞乎有此咨疑庶稟其術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

䟽開之謂祝腎爲夫子拔篲掃帚也言我操提掃帚參侍門戶灑掃庭前而已亦何敢輙問先生之道乎古人事師皆擁篲以

充役也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疏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疏我承祝腎之說養生譬之牧羊鞭其後者令其折中

威公曰何謂也

疏未悟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

田閒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䟽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事長老而形色不衰久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䟽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薄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

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謁趨走慶弔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註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跳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

其後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

註曰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

疏註云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滯於處此

單豹也

無出而陽

註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

疏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之偏滯於出

此張毅也

柴立其中央

註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疏柴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註名極而實萬也

疏夫因名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爲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䟽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不敢輕行殭盛卒伍多結徒伴斟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

人之所取畏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註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䟽袵衣服也夫塗路患難十殺其一猶相

戒慎不敢輕行況飲食之間不能將節袵
席之上恣其淫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
世皆然深為罪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

疏祝祝史也如今太宰六祝官也玄端衣
冠筴圈也彘豬也夫饗祭宗廟必有祝史
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未祭之間
臨圈說彘說彘之文在於下也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
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

疏豢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飾之俎也說

彘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

好食齋戒以潔清藉神坐以白茅置汝身

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爲之乎

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

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

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

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註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疏錯置也腞畫飾也楯筴車也謂畫輴車

也聚僂棺槨也爲彘謀者不如置之圈内食之糟糠不用白茅無勞彫俎自爲謀則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尊死則置於棺中載於楯車之上則欲得爲之爲彘謀則去白茅彫俎自爲謀則取於軒冕楯車而異彘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癡非達生之性者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

跳公即桓公小白也畋獵於野澤之下而

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管之手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凡百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

䟽誒詒是懈怠之容亦是數問之貌既見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䟽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病來問之云公妄係在心自遭傷病鬼有

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夫怨溜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
䟽夫人怨怒則溜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
不歸於身則心虛弊犯神道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
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䟽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
中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
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
之宅故烝當身心則爲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䟽公問所由答言有鬼

沈有履竈有髻

䟽沈者水下泥之中有鬼曰履竈神其狀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䟽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

䟽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陪阿鮭蠪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帶劍持

戰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

䟽豹頭馬尾名曰泆陽

水有罔象

䟽註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名

曰罔象

丘有峷

䟽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

山有夔

䟽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徬徨

疏其狀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疏桓公見鬼本在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疏辴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為霸

主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論不終日而情抱豁然不知疾病從何而去也

紀渻子為王養鬬雞

疏姓紀名渻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為齊

王養雞擬鬪也此章明不必稟生知自然
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疏養經十日堪鬪乎答曰始恃驕矜自恃
意氣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疏見聞他雞猶相應和若形聲影響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疏顧視速疾意氣强盛心神尚動故未堪
也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號幾盡也都不驕矜心神安定雞雖之鳴以無變惜養雞之妙理盡於斯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號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

䟽呂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離石有黄河縣絶之處名呂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梁

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八尺曰仞計高二十四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名高

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黿者似鼈而形大鼉者類魚而有脚此水瀑布旣高流波峻

駃遂使激湍騰沫三十里至於水族尚不

能游況在陸生如何可涉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

䟘激湍沸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
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䟘塘岸也既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
逍遙敖游岸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

○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從而問之我謂汝爲鬼神審觀察乃人也汝能履深水頗有道術不乎

曰亡吾無道

疏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久游則巧習以性成耳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我初始生於陵陸遂與陵爲故舊也長大游於水中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憚恣情放任遂同自然天命也

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

䠞湍沸旋入如磑心之轉者齊也回復騰漫而反出者汨也旣與水相宜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汨曾不介懷邪註云磨翁而入者關東人喚磑爲磨磨翁而入是磑釭轉也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註任水而不任已

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輒懷違拒從水尚爾何況唯道是從乎

此吾所以蹈之也

疏更無道術理盡於斯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未開斯旨請重釋之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註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生生之道何

往而不通也
疏此之三義並釋於前無勞重解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註不似人所作也
疏姓梓名慶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號鐻
者樂器似夾鍾亦言鐻似虎形刻木為之
彫削功妙不類人工見者驚疑謂神鬼之
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
疏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汝何道術為

此鐻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甞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疏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爲鐻之時未甞輒有攀緣損耗神氣必齊戒清潔以靜心靈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疏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弔賞罰官爵利祿如斯之事並不入於情田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

疏齊日旣多心靈漸靜故能非譽雙遣巧拙兩忘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

註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

疏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潔旣久情義清虛於是百體四肢一時忘遣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旣無意於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

其巧專而外滑消

註性外之事去也
疏滑亂也專精內巧之心消除外亂之事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註必取材中者也
疏外事既除內心虛静於是入山林觀看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爲鐻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則止而不爲
則以天合天

註不離其自然也

䟽機變雖加人工木性常因自然故以合

天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註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也

䟽所以鐻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

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此章明順理則

巧若神鬼性乖則心勞而自拙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䟽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莊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莊公以爲組繡織文不能過乎此之妙也

使之鉤百而反

䟽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

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䟽姓顔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疏少時之頃馬困而敗公問顔生何以知此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註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疏答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知必敗也非唯車馬萬物皆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疏旋規也規圓也稽留也倕是堯時工人禀性極巧蓋用規矩手隨物化因物施巧

不稽留也
故其靈臺而不桎
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者也
疏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靈臺凝一而不桎梏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註是非生於不適耳

疏夫有履有帶本爲足爲要今既忘足要履帶當閑適亦猶心懷憂戚爲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註所遇而安故無所所變從也

疏外智凝寂內心不移物境虛空不從事乃契會真道所在常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註識適者猶未適也

疏始本也夫體道虛忘本性常適非由感

物而後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往不歡也斯乃忘適之適非有心適

有孫休者

䟽姓孫名休魯人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賔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䟽踵頻也詫告也歎也不能述道而怨迭遑頻來至門而歎也姓扁名子慶魯之賢

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詣
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
於厄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
逢歲不熟禾稼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
聖明不廉好爵遭州郡而放逐被鄉閭而
賓棄有何罪於上天茍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
註閻付自然也
疏夫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内忘五藏

之肝膽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空靜無纖介於胷臆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註凡此真性皆塵垢也

逍遥乎無事之業

註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

疏芒然無心之貌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逍遥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於嚣塵之表涉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爲而不恃

註率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

長而不宰

註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

䟽接物施化不恃藉於我我勞長養黎元

豈斷割而從已事出老經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

䟽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

汙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擔揭日月

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耀以蒙養恬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疏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塗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偕於人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子宜速往無勞辭費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

疏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間子慶嗟歎也

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

疏扁子門人問其嗟歎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疏孫休頻來踵門而詫述己居世坎軻不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

言是邪被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䟽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來請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主之歎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註各有所便也

䟽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侯濫賞饗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

令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註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哉

䟽鼷小鼠也鴳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之人應須歎曲啓發其事令乃告以至人之

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鼠以大車娛鷃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疏既同曲轅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

○疏舍息也

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疏門人呼莊子爲夫子也豎子童僕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此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註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疏言材者有爲也不材者無爲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玆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斯於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註訾毁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

材故毀譽之材 都失也

與時俱化

疏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

遣玄之又玄

而無肯專爲

疏言既妙遣中 一遠超四句豈復謟情毀

譽惑意龍蛇故當世浮沉與時俱化何肯

偏滯而專爲一物也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疏言至人能隨 時上下以和爲同度量

浮遊乎萬物之祖
疏以大和而等重遊造物之祖宗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疏物不相物則無憂患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註故莊子亦處焉
疏郭註云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疏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如前也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榮

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挫傷尊貴者又遭議疑世情險陂何可必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挫也自尊財物物不堪辱反有議疑也

有爲則虧賢則謀

疏虧損也有爲則損也賢以志高爲人之所謀也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疏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爲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悲夫弟子志之

䟽悲夫歎聲也志記也

其唯道德之鄕乎

註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

䟽言能用中平之理其唯道德之鄕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

䟽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

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君謂周公伯禽也
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
疏離散也居安居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
之術淺矣
註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
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疏言敬鬼尊賢之法其法未除也
夫豐狐文豹
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悦澤故為人

利也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
飢渴隱約猶旦胥踈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踈戒愼也隱約猶斟酌也旦明也胥皆也
言雖飢渴猶斟酌明旦無人之時相命於
江湖之上扶疎草中而求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踈機辟罝罘也言 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
罝罘之患者更無 餘罪直是皮色之患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註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疏刳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洒心忘智也去欲息貪也無人之野謂道德之鄉也郭

註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任其自化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

註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疏言去魯既遥名建立無爲之道也

其民愚而朴少私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疏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懷道民亦還淳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疏義宜也將行也

猖狂妄行

疏猖狂無心也妄行混跡也

乃蹈乎大方

註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

疏道方也猖狂恣任混跡妄行乃能蹈大○方之道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註言可終始處之

疏郭註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註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也

疏捐棄也言棄俗與無為至道相輔導而行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

何
註真謂欲使之南越
䟽迷悟性殊故致魯越之隔也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註形倨蹲礙之謂
䟽勿恃高尊形容倨傲
無留居
註留居滯守之謂
䟽隨物任運無滯榮觀
以爲君車

註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君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疏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註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疏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疏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上善之之江遊

大道之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註絶情欲之遠也

疏寧知窮極哉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註君欲絶則民各反守其分

疏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民反其自守素分崖分也

君自此遠矣

註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疏自從也君從此清高道德玄遠也

故有人者累

註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

疏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爲我已有深成病
累也

見有於人者憂

註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

疏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鬼尊賢
矜人恤衆爲臨役寧非憂患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註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註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註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

疏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雜之

方舟而濟於河
疏相舟兩並曰方舟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疏褊狹急也不怒者緣舟虛故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疏惡聲罵辱也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註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疏虛已無心也

北宮奢

疏姓北宮名奢居北宮因以為姓衛之大夫也

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

疏言為鍾先須設祭所以為壇也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疏上下調八音備故曰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疏周王慶忌之子周之大夫言見鍾壇極

妙怪而問焉

畜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註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疏郭註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畜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

註還用其本性也

疏郭註云還用本性

侗乎其無識

註任其純朴而已

疏侗乎無情之貌任其淳朴而已

儻乎其怠疑

註無所趣也

疏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狐疑思慮之事並已去矣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註無所忻悅

疏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來亦不迎送此下各任物也又芒昧恍惚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註任彼也

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而去者亦無情而留止也

從其彊梁

註順乎梁也

隨其曲傅

註無所係也

疏（傅張恩反）剛彊難賦者從而任之人情曲傅者隨而順之

因其自窮

註用其不得不爾

疏因任百姓各於其所情也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

註當故無損

疏雖設賦斂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

略無任損者也

而況有大塗者乎

註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道之塗

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跡塗道也直致任物已任枉損況資大道

神化無爲三月而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跡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陳

蔡二國之間居之徒衆既多陳蔡之人謂

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餓七

日不起火食窘迫困苦也

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

曰然

註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疏太公老之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是也尼父既遺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近死乎答云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如是也

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註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翂翂翐翐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

侶不敢先起棲必戢其脅翼迫引於羣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註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註其於隨物而已

跡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啄隨行必依

次敘

是故其行列不斥

註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

疏爲其謙柔不與物競故衆鳥行列不獨

斥棄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

人間之禍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註才之害也

疏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

竭人衒才智其義亦然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註夫寡爲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患

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異愚俗脩瑩身心顯他汙染昭昭明察炫燿已能猶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註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

疏大成之人卽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

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隳敗也夫自取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隳敗名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註功自衆成故還之

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推功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乎

道流而不明

註昧然而自行耳

疏道德流行徧滿天下而韜光匿耀故云

不明

居得行而不名處

註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

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不處其名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註無心而動故也

疏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也

削迹捐勢不為功名

註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

疏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

疏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譴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註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聖哲何為
喜好名聲者邪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
衣裘褐食杼栗
註取於棄人間之好也
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
遊捨去弟子離析徒衆獨逃山澤之中捐
縫掖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杼栗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註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註蓋雩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疏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羣鳥獸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雩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疏姓桑名雩隱者也孔子爲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遺魯君間搆魯君

○因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
被用故偁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
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爲如此耶
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
註布謂財帛也
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何也
疏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

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爲財布然亦以爲財則少財以爲累重則多累輕負多不知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疏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遠耳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註無利故淡道合故親

小人甘以絕

註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註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

而離矣

疏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天屬也皆爲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也見削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

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註去飾任素故也

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翱翔閑放逍遙自

○

得絶有爲之學棄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
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敬愛日加進益焉
興日彛雩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汝戒之
哉形莫若 緣情莫若率
註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
疏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
終用此眞教命大禹令其戒愼依語遵行
故彛雩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玲
曉也舜將眞言曉示大禹也
緣則不[illegible]率則不勞

註形不假故常全精不矯故常逸
䟽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註任朴而直前也
䟽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假文迹而

待用飾其形性哉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註朴素而足
䟽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
待於外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跣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爲服

而補之緳履帶也亦言腰帶也履穿故以

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

著破履正腰帶見魏王王見其顦顇故問

言先生何貧病如此耶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

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

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

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

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

疏柟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蔓猶把捉也長王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逢蒙羿之弟子也眄睨猶斜視字亦有作眡字者讚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獲得直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彎弓乎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
足以逞其能也

疏柘棘枸枳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獲得有
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悲悼而
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
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世亦須如然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
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註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

疏此合諭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興盛於

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
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
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
異日明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

疏猋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遭
陳蔡之困不廢無爲故左手擊槁木右手

凭枯枝恬然自得歌猋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惟打木寧有於宮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者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

大也愛已而造哀也

跡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仲尼恐其末悟妄生虞度謂言仲父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已身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

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

註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

註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祿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

無始而非卒也

註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

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疏卒終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

註皆自然也

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迹之言也若至疑理處皆是自然故不二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註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疏夫大聖虛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歌是
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
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註不可逃也
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桎塞也夫命終窮
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盈四時轉變運
動萬物發泄氣候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註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

疏偕俱也逝往也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

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註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己

疏夫爲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爲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註感應旁通爲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註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
註非己求而取之

跡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
通四方凝照九表既縻好爵財德無窮萬
物利求是其宜也
吾命其在外者也
註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无石止

於形質而已
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茲外德救彼蒼
生非瓦石形質也
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
註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
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疏夫賢人君子尚不爲盜竊況孔丘大聖
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於爵祿乎儻來而
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
故曰烏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註避禍之速

䟽鷾鴯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子飛入人舍欲作窠巢自略處所不是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遠飛出假令銜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者也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註未有自䟽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疏襲入也燕子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災危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猒故得久視長生

社稷存焉爾

註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猒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

疏聖德遐被羣品樂推社稷之存故其宜

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

註莫覺其變

疏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羣方運轉不停新新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邪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註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

○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既其無終與始則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註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

疏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註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

哉自然耳故曰性

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爲也豈是能有之哉若謂所有則非自然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註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達死生之爲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汎乎無始任變而終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疏雕陵栗園名也樊藩也謂遊於栗園藩籬之內也運圓也感觸也顙額也異常之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突著莊生之額仍棲栗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疏殷大也逝往也躩步猶疾行也留伺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莊生怪

其如此仍即起意規求既而舉步疾行把
　彈弓而伺候
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
之見得而忘其形
　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
　異鵲也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註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
　故忘之
○
　疏搏捕也真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
○

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蔭庇不覺有身

有螳蜋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

見異鵲異鵲從螳蜋之後利其捕蟬之便

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其真矣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註相爲利者恒相爲累

疏既覩蟬鵲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

言噫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二類相召也

註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

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鵲
俱世物之徒利害相召必其然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註誶問之也
疏捐棄也虞人掌栗園之虞侯也誶問也

既覺利害相隨棄彈弓而反走虞人謂其
盜栗故逐而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為頃間甚不庭乎
疏莊周見鵲忘身被疑盜栗歸家愧恥不

出門庭姓藺名且莊子弟子怪師項來閉
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註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
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
身者也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註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
之道也
跡我見利徇物愛守其形而利害相召忘

身者也既覩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以靜觀濁水所以迷於淸泉雖非本情合意猶存反照之道

且吾聞　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註不違其禁令也

䟽莊周師老聃故稱老子爲夫子也夫逹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既遊彼雕陵被疑盜栗輕犯憲綱悔責之辭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

○庭也

註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疏意在異鵲遂忘栗林之禁今斯忘身也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栗是成身恥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人隱身卑位遨遊宋國養性漆園豈迷目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邪蓋欲評品羣性毁殘其身耳

○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

註言目賢之道無時而可

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